



卷之四

四



版 出 籍 書 國 萬

演 爾 哈 。 年 六 四 九 一

Тихоно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列寧城的故事

梯浩諾夫 著



決鬥

一個德國飛機師在天空裏清清楚楚看見了他的目的物：在德寇飛機的機底炸彈中，橫貫着一條如同帶子一樣的窄狹的黃色道路：在那裏，有德寇飛機的機底炸彈，沿着路軌徐徐前進。他想此時用不着飛向樹林中去轟炸，只要等火車駛近到兩個樹林中間開敞的原野上時，便可穩有把握地在那裏去轟炸它的。

德寇在天空裏又盤旋了一個圈子後，他相信現在一定可以擊中火車了。火車沿着開敞的原野向前飛馳。司機師怎能料到，此刻會有敵人準備好在森林中向火車迎擊和被爆炸得飛起來的沉重的松樹會倒到車箱上來呢：然而松樹竟倒到空地上去了。火車早已飛馳過了這個地方。至於後面的情形如何，司機師是不在意的了。敵機底炸彈這一次又是白費的了。

德寇飛機師憤恨地罵了一聲。難道這笨拙拖長的運載列車，竟能僥倖逃過去嗎。難道一個手無寸鐵的司機師，竟敢與一個久經鍛鍊的法西斯軍隊底飛機師對敵

嗎。他現在就要使這個瘋子後悔莫及了。德寇一直飛向森林，向列車中節投擲炸彈。但是，也許是因為他計算得不正確，也許在這裏發生了什麼偶然障礙，炸彈竟沒有擲中火車，而投到樹林中去了。不可捉摸的列車依然沿着軌道，繼續向前飛奔。

——且慢！——德寇說道——現在我們來認真決一勝負吧。

他謹慎小心地環顧曠野，精密計算着。他已經迷戀於這個並非容易對付的敵手。他就從雲幕裏直飛下來，一直飛向在那炙得火熱的空中飄蕩不已的烟柱上空。看起來，他這次定會炸壞火車頭了。但是在此時好似有人把火車推走了。爆炸的聲音，還震着耳鼓，可是已清清楚楚地感覺到，投擲的炸彈又落了空。他向下面一望，果然如此。火車毫未受到傷損地駛過去了。

德寇纔明白了，司機師底堅強意志並不弱於他，司機師有其銳利眼光和奇妙而準確的計算，這並不是容易捕獲的。

這一幕決鬥繼續下去了。炸彈又連連向火車投下，可是，不是落在前面，就是落在後面，或是落在側面，而這個怪物——德寇咒罵這列火車的稱呼——却如同有

神靈暗中保護着一樣竟駛往車站去了。

火車驟然飛馳，驟然停止。所有的掛鉤都碰得咕咕咚咚的亂響，在下坡的時候，它如同怒馬奔馳，而當炸彈在它的前邊擲下來迎擊它的時候，他就立刻勒足不前了。司機師駕駛車的技能真是靈敏異常，有時後退，有時停止，有時徐徐前進，有時飛奔如矢。他這樣運用自如，竟使這輛笨拙拖長的列車完全順從他的意志，聽受他的支配。炸彈就如同紙砲一般落在前後左右爆炸着。

德寇累得精疲力竭渾身是汗。最後，他已經瞄正了目標，火車已沒法逃掉了。這是司機師第一次犯了錯誤。然而，這個法西斯蒂却只好張開他的乾燥破裂的嘴唇罵着：原來炸彈完了：沒有什麼去轟炸了！

5
於是他就尾隨火車飛去，用機關槍向它猛烈掃射。但是又遇到了森林，好像什麼魔鬼拋上這座森林來故意同他搗亂似的——火車又沒有損害地走進了綠色的陰暗的森林去了。這個法西斯蒂氣憤得發瘋起來了，他瞄準車頭，瞄準這個隱避在薄牆後面的敵人，瞄準這個可怕的俄國工人，他竟敢嘲弄着法西斯的航空大王，而駕駛着自己的火車沿着田野和森林，如同怒馬似的飛馳：機關槍的子彈經過車箱飛過去

了，有些子彈打到車輪下，打的路軌叱叱的亂響。但是火車却安然馳過去了：

德寇精疲力竭向後一躺，靠在椅背上，仰臉望着燦爛的天空，靜寂清亮的秋天，也如遙遠的威斯特發里亞的秋天一樣。子彈已經打完了。決鬥結束了。地上的俄國人戰勝了。用自己的飛機去撞吧？以愚蠢去對待愚蠢吧？法西斯蒂想到這裏，不由的胆戰心寒，渾身發抖了。

他帶着好奇的和憤恨的心情，低低的從火車上面飛過去了。他看不見司機師的銳利眼睛在注視着他，司機師只說一句：你這王八蛋，鬥够了嗎？空着滾回去吧，哼，滾回去吧。

火車頭帶着鄙視的態度，把遮在路上的敵機大黑影壓着走過去了。

老軍人

他是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了，他的眼力也完全衰弱了。人們都擁在窗前瞻望着，他也走近前去，但是什麼也看不見。他問道：請告訴我，你們看見什麼呢？

——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在城市上面的天空裏，升起了一股濃煙。逐漸增大，

重重疊疊，好像崇山峻嶺一般。銀灰色的煙雲，被快要落山的斜日照得四圍通紅。現在又漸漸變成藍青色的煙柱，聳立到半天雲裏：

——這是起了火麼？——他問道，——這是德國鬼子幹的麼？

——是的！人們回答他說。

高射砲還是在懶懶散散地射擊着。

：他整晚整晚的坐着看地圖。他是一位老軍事教員、地理學家和發明家，他藏有許許多多的地圖。他一聽見地圖上的那些紛繁的彎彎曲曲界綫時，聽見那些形形色色的輪廓和凸凸凹凹的地勢時，總是使他慰藉的。他從這些紅黃藍紫各種設色表示的地區中，看見這個雄偉國家底浩大、沸騰、自由繁榮的生活。他知道，這個地圖，如何逐年變更着。但是，他現在一看到列寧格拉城郊的地圖時，就使他苦惱地皺着眉頭，兩眼顯出憂悶而暗淡的神色。

德寇踐踏了普希金公園，德寇砲擊了加奇那宮院，德寇搶劫了彼得科夫皇宮，科爾濱諾車站附近也聽見噠噠的機關槍聲了。

——不會，這是萬不會有的事，——他說道，——不能，這是萬不可能的事。

從來沒有失守過的城市——列寧格拉，難道會讓德國人踐踏嗎？我不相信，連想也不能設想的。這個城市向來也沒有失守過的，並且永久也不會失守，永久也不會失守的。難道在我們時代會能作下這樣的恥辱麼。

他氣憤憤的把放大鏡摔在地圖上，邁開脚步，在房中踱來踱去。

——交給誰呢？交給德國人麼！交給那些狼心狗肺、酷嗜人血、屠殺兒童和婦女兇手——法西斯蒂惡魔麼：唔，唔，——他唧唧噥噥地說着：德國的將軍，這不過是些妄自尊大的傀儡，不錯，他們的組織能力是不壞的，他們也會打仗的……也會打仗？——停了一會兒，他又叫道——他們都是些冒險家，他們的全盤計劃，都是些盜賊欺騙技倆，都是打算把對方弄得頭昏眼花，瓦解潰散，喪失勇氣……這是決辦不到的！我們決不會受愚弄的：俄國人民是欺騙不了的呵。你們決不要夢想列寧格拉罷。

他躺在床鋪上，翻來復去，不能成眠。他的整個心神，都在思慮環繞着城市的戰鬥。他閉上了眼睛，在他的眼前現出他在五十餘年前還是一個少年軍官時，在那裏參加過演習的安靜的郊外。現時，這些安靜的地方，都先先後後在戰爭的火焰中

毀滅了，更可怕的是想到，也許敵人坦克已突入了城郊。那時候：他還能拋擲手榴彈與敵人拚命，他不問敵人的衆寡，不錯，他的眼睛不好，但他會問：敵人在那裏呢？不，這是萬不可能的事情，——德國人決不能踏進到列寧城底神聖的街道和廣場上來。這是永遠不會有的事情呵。

在發出空襲警報時，他從不到防空洞裏去躲藏。炮火的聲音，震動屋瓦，彈殼的碎片碰得房頂釘釘鏗鏘的亂響，窗上玻璃震的叱察叱察的發叫，房子像木板亭子似的搖搖着，可是他只是說：

飛吧，飛吧，很快就會撞個頭破血流的：

戰爭延續下去了。敵人逼到了列寧格拉城下。嚴寒的冬天已經到臨。在屋子裏充滿了寒冷和黑暗。潮濕的木柴片在小鐵爐子裏微微的燃燒着。這位老人的健康也一天比一天衰弱了。他蓋着一床破爛的舊被子。躺在床鋪上，他畢生的生活都在腦海中縈迴不已。這些生活，是長期勤勞而有興趣的，如果不是因爲年邁和戰禍的話，那他還會把這種生活長久繼續下去的。但是，他現在已衰弱到四肢無力了，就是連劈點碎木片來燃燃小火爐子，也得旁人替他做，他自己呢，就像這種兒童作的

工作，也會累的噓噓亂喘，真叫他慚愧難言的。

他所思慮的只是這個偉大的、唯一無二的、美妙的城市。這個城市是處在沸騰的戰鬥的勞動生活裏。現在，敵人的砲彈，往往在鄰近街道上炸裂起來，轟鳴聲使得這位老人更加憤不可遏了。

當他特別苦惱地想到自己的殘年生活而感傷的時候，他就從桌子抽屜裏，拿出他那隻金殼錶握在手中。這隻錶是他在民警大學授課時得到的獎品，他在那裏教過多年課，教育了許許多多有材幹的、勇敢無畏的青年警官；他忽而回憶起他們的微笑的面容，他們的青年奮勵行爲，他們的熱烈談話，忽而又看見自己青年時代在高加索的高山上、在急流的溪水邊、騎馬、登山、喜愛編製地圖、旅行、研究山地戰爭歷史：這是很早的事情了。

他更加衰弱下去了。甚至他在吃飯的時候，自己都不能拿杓子，都得他的女兒來喂他，她常把戰綫上的各種消息講給他聽。

——退却，總是退却，——他用他幾乎要瞎了的眼睛，憂傷地瞅着他的女兒，長吁一口氣說着。

這位老人活不久了，——鄰人們都這樣議論道。

：在一個爽快的清晨，那些在房中燒汽爐子的女人和老軍人底女兒，聽見了一種奇怪的聲音。聽見在老人屋子裏，有鋸木的聲音，一會兒又聽見斧子響，後來又聽見歌聲：嘿，真是有人在唱歌哩。究竟唱的什麼是聽不清楚的，而且這個歌曲也未必有詞句的。這是由於喜悅的情感不自覺流露出來的歡聲。

人們都知道，那個無聲無息的頹喪的衰弱無力的老人，是躺在自己的破爛被子裏。

老人底女兒走到門跟前，不敢馬上把門推開。當她慢慢推開之後，她看見她的臥病的老父，在屋子裏哼哼呀呀的唱着鋸起板子來了。哎呀，這是他唱的喲。他唱着歌兒，眼睛也發亮了；雖然在他的很瘦的寬闊肩膀上披着他的那身舊大氅，可是他竟如像教主一樣似的威風凜凜的。

父親，你怎樣呀？——他的女兒帶着驚愕的神色問道。你爲什麼起來呢，你鋸板子幹什麼呢？你不累嗎？他瞧着女兒，用宏亮的聲音，慢慢地說道：你聽見過今天無線電的消息麼：

——沒聽見，——她回答道，通報了什麼消息呢？

這個老人，猛然間險些要跳起來的樣子，一隻手拿着鋸，另一隻手捏着板子說道：

——你真沒聽見麼，你真沒聽見麼！全世界都早已聽見了，你還沒有聽見。德國人在莫斯科附近遭到了迎頭痛擊呵，已被打得一敗塗地了……這些該死的冒險東西。我很早就說過，他們只能進行強盜式的掠奪戰爭。難道這是戰術嗎？這只是厚顏無恥的行爲，這是寇賊做的事情罷了。女兒呵，你知道嗎，他們已被粉碎了，他們既在莫斯科附近遭到迎頭痛擊，那他們永遠也莫想踏進列寧格拉的。我不能夠再瞞着了。當我聽到了這樣的消息，我馬上跳起來了。我跳起來是爲的要高呼：勝利萬歲！女兒，你懂得嗎，躺着是不能高呼的呀！

母親

——走，我們去看看他罷！母親向女兒這樣說道，她的女兒娥蓮就知道她母親說的是什麼人。

他，這就是她的兒子，娥蓮底哥哥！——寶萊，他是個自願入伍的戰士。他曾對母親說過。他要和全班同學一塊兒當紅軍去。他的母親，身材矮小，站在他的面前，直挺挺地仰臉瞧着他，滿懷憂慮的說道：

——你能去麼，你的眼睛近視，身體又弱，你不害怕嗎？

——媽媽，不妨事，——寶萊回答說。

——你從來沒有打過仗，你能幹得來麼？

——媽媽，不妨事，——寶萊說着，同時就收拾起自己的行囊來。

……他的母親和妹妹娥蓮，屢次到過他學習軍事的那個村莊。他每次下課回家，都是又興奮，又疲倦，身上沾滿了泥土，臉兒晒得棗紅。他們娘兒三個坐在一塊，就談談城內的情形，說說親友底狀況。可是，關於戰爭的事情，他們從來不曾提過，因為一切日常生活中本來就已爲戰爭空氣充滿得足够了。

娥蓮還是個年幼的女孩子，到城外她哥哥那兒去，她覺得無異是平常的夏天遊逛一般。走的地方，都是城郊的熟地方。在回來的時候，他們就到田野裏採摘很多的花草，一直到傍晚的時候，才坐着電汽火車，轉回這個人們忙忙碌碌，努力於軍

只是到最後一個時期，一切景象才都改變了。戰線已經逼近到了附近的地方；娥蓮很着急，今天她們怎樣可以找到她的哥哥，因為各地的情景，完全不像以前那樣了。以前每逢星期日他們去看寶萊的時候，這些地方都是靜寂無聲，安閑自在的。

他們經過田野，順着秋後的荒郊走過去，兩旁的塋墅，都把窗戶用木板釘住了；他們遇見許多裝載什物的馬車和汽車；再就是無數的難民，老老少少，攜兒抱女，背着包裹行囊，成羣結隊在路上奔走着；在渠溝裏有一匠被打死的馬，牠那硬僵々の腿向天直挺着；許多紅軍戰士一隊跟一隊地開過去，掛在身邊的菜子盒嘩拉嘩拉響着不停；在不遠的地方，傳來了轟轟隆隆的槍砲聲。

她們離開了這條人馬囂雜的大路很遠了。

她們順着熟悉的小道走去，但是，沿着小道的一切景色也都改變了：以前的院牆都倒塌了，人行的踪跡也不見了，到處都顯出驚惶不安的情況，戰戰兢兢地等候着災禍的到來。在曠野中的樹叢裏，有許多紅軍戰士伏在用車輛掩蔽起的機關槍跟

前。當她們走進頭一個村莊裏，只見村裏冷冷清清地早已空無人跡，家家戶戶都逃光了。甚至連那些小麻雀兒，也看不見在土堆裏打窩窩了，雞、狗也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煙囪裏也不冒炊烟了，只有些東倒西歪的長凳子，孤零零地佇立在空空的房子跟前。這種悽慘的景況，只有在夜深人靜，人們正甜睡的拂曉時，才能在村莊裏看到的。但是，現在不是深夜，不是人們甜睡的時候，而村莊却是這樣荒涼冷落的。

娥蓮很勇敢地緊緊跟着母親後面，靜悄悄地從這個寂寞荒涼的村莊走過去，母親脚步徐緩却很穩定地向前走着。

第二個村莊起了火。他們剛走上了高崗，就不由的停住了脚步。只見村莊裏各個屋頂上都冒着通紅的火燄，却沒有一個人去救火。有些住房，已變成了一堆瓦礫，這是何等可怕的悲慘情景呵。娥蓮膽怯地牽着她母親底袖子，但是她母親卻很安靜的說道：「不要害怕，我們到那個小樹林裏去吧，於是他們就從那裏繞過去，在煙燒着的街道上走過去。她走到窗子前望了一望，看見窗子裏面火焰熊熊的着起來，一瞬間窗帘子燒着了，界牆燒塌了，一羣一羣的火星子，像飛濺的火星子，像飛濺的火星子。」